

## 一、“八国联军”在天津河东的罪行

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痛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加剧侵华，使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帝斗争传统的天津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起来，广泛开展了反帝爱国的斗争，为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天津近代反帝爱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99年，我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德、日、俄、英、美、法、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这一革命运动，竟在1900年组织联军，公然大举进攻我国。这激起了天津爱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也引起清军爱国将士的不满。爱国的天津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园，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

天津河东地区，一是清政府在北方的洋务运动基地，先后在河东创办了北洋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等，二是天津城的重要屏障。正因为天津河东所处位置的重要，也就成了“八国联军”侵略的目标，成了天津人民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主战场。

### （一）“老龙头”攻坚战

“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建成于1892年。为什么叫老龙头呢？为了慈禧太后东巡，特制了一列御用专车，内部装修极尽豪华，车厢和机车都雕饰着金龙，清廷命名为“龙头”机车。这列火车，外形宛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天津车站。故此，人们习惯称天津站为“老龙头”。

老龙头火车站，是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是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军事要地，它与英、法、美、德、日“租界”隔海河相对。1900年，八国联军把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作为侵占天津的必争之地。

1900年6月15日，联军海军将领秘密会议决定夺占大沽炮台的消息传到天津后，躲在“租界”内的

帝国列强的领事及部分军队，就连夜开始了备战活动。它们在“租界”内设立了联军防区，由英国“曙光”舰和美国“奥兰度”舰各派一名上校，任正副司令。“八国联军”的大炮控制了通向“租界”的主要道路，界内教民也被全部赶到海河河沿一带抢修工事……。与此同时，一千七百多名沙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了“老龙头”火车站

6月15日晚，正当义和团焚烧马家口教堂时，遭到“租界”窜出来的几十个外国侵略军的袭击，义和团奋起反击，使侵略军败退“租界”内。义和团乘胜前进，至“老龙头”车站不远时，遭到盘踞车站的沙俄侵略军的炮击，义和团伤亡极重。敌人的进犯，更加激怒了天津义和团民，于是展开了一场攻打“老龙头”车站的战斗。

天津义和团吕祖堂坛口的首领曹福田受命担任了这次攻打“老龙头”车站的指挥。义和团围绕车站在陈家沟、娘娘庙、西方庵、大佛寺等地布下了包围圈。6月18日，沙俄侵略军在“老龙头”火车站用大炮轰击娘娘庙附近的义和团驻地。曹福田闻讯后，立即带领义和团数千人，协同清军攻击火车站。双方激

战十多个小时，义和团包围了火车站。曹福田率众发动猛攻，和沙俄侵略军多次展开肉搏战。沙俄侵略军支撑不住，一面“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一面又纠集英、日、德、法等国侵略军增援，负隅顽抗。

6月27日，曹福田发布战表，严辞讨敌。同一天，义和团小宜门“坎”字团总坛口领袖张德成率七千多人，赶来与曹福田部汇合作战。28日，曹福田、张德成联合张贴告示传单，宣布29日在“老龙头”火车站与侵略军决战。次日，曹福田指挥义和团向火车站发起进攻，他们从东门外出发，跨过东浮桥，穿过兴隆街、新官汛大街，向“老龙头”车站猛攻。清军官兵利用水师营的火炮向车站轰击。这时，盘踞车站的俄军也得了援助，负隅顽抗，双方在车站展开了拉锯战。不久，清军将领马玉昆也率武卫新军，与曹福田的义和团联合进攻火车站。在激战中，他们曾几次占领火车站，又几次退出。7月1日到3日，曹福田指挥义和团协同清军再度猛攻，与俄军奋战两昼夜，毙敌百余名，使车站俄军“力渐不支”，3日晚狼狈逃回“租界”。八国联军又组织更多的兵力进行反扑，使得曹福田不得不率众退出车站。

7月11日清晨，义和团又向“老龙头”发动猛攻，在天明之前，部分团民已冲击车站，占据了一部分车厢，在车厢内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同时，清早向车站开炮轰击，“炮弹如雨，异常猛烈”，战斗持续了几小时，共毙敌四十人，打伤百余人，给沙俄侵略军以重创。争夺“老龙头”车站的攻坚战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天津城陷落。

## （二）北洋武备学堂保卫战

就在“老龙头”车站展开激战时，“八国联军”向北洋武备学堂发动了突然袭击。北洋武备学堂，是清政府设在天津的一所培训军官的学院，是我国第一所新式陆军学堂，创建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学堂最初在紫竹林天津水师公所（今和平区承德道东口），后迁至河东柳墅行宫（今河东区教育局一带）。学堂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授意，津海关道周馥一手创办的。

周馥，字玉山，安徽东至县人（原至德县），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之一。初在北洋办河工，后任津海关道，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三十多年。凡筹建北海海

军，设立天津机器局、电报局、开平煤矿、唐胥铁路无不参与。后任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任两江总督、闽浙总督职。晚年退居天津，于1921年病逝天津孟庄三多里寓所，享年八十五岁。1924年在天津士绅的请求下，北洋军阀在天津河东小孙庄建周公祠（今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东兴路交叉路口西北处），以示纪念。

周馥筹建北洋武备学堂，规制略仿西方军校，聘用德国军官教练，学生一百余人。学习天文、地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学堂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后增设铁路工程科。著名教育家卢靖和华衡芳在校担任过教习。

北洋武备学堂，与紫竹林租界隔河相对。学堂内有不少枪炮、弹药，直接威胁租界。八国联军先发制人，突袭武备学堂。此时，学堂的铁路工程科已停办，二百余名学员离校，学堂总监荫昌已躲到“租界”去，只有六、七十名学员坚守。

1900年6月17日下午二时许，英、德、意、奥等国一百七十余名侵略军气势汹汹地扑向学堂。在校

的几十名学员奋起抗击。侵略军刚刚进入学堂的院子里，“就遭到四面八方的毁灭性射击”，死伤无数。敌军分两路冲进学堂，学员们与敌人在校园内展开了肉搏，把敌人赶出了学堂。有几个学员顽强的固守着一条狭长的廊道，火力一直很猛，敌人始终没有冲进去。敌人见久攻不下，便在校外放火焚烧，结果引起学堂内库存军火爆炸，学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当守卫天津的清军赶来营救时，敌人已撤回租界，而校舍仍在燃烧，战死的学员横躺在烈火中，武备学堂已化为灰烬。这种惨状激怒了清军将士，他们第一次把炮口对准紫竹林“租界”，向外国侵略者发射出复仇的炮弹。

### **（三）东机器局和水师学堂保卫战**

北洋机器局东局和北洋水师学堂，同武备学堂一样，都是洋务派在津经营的重要事业。

天津机器制造局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 1867 年在天津创办的。由英商兼充丹麦领事密妥士一手筹办，主要技师系英人。雇佣工人约一千四百人至二千五百人，规模为亚洲最大的兵工厂。1870 年天津教案后，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他对该局不断扩充，增添

设备，常年经费由天津、烟台两海关拨用“四成洋税”。每年约三十余万两。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位于海光寺，以制造军需器具、物资和“开花弹”为主。东局在河东贾家沽道（今东局子，即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规模宏大，成为包括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军火企业。同时还附设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布雷、通讯等技术人才。

北洋水师学堂（设在东机器局垣城内偏北处），于1880年由李鸿章奏设。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由严复任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训练。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开支。招收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青年入学。学校分设驾驶、管理两科。学习英语、地理、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并习汉文，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四年在学堂学习课程，一年上练船实习。水师学堂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培养了黎元洪、谢葆璋、吴毓麟、张伯苓等民国著名人物。水师学堂的成就离不开总教习严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

州)人。1879 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毕业后, 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后升总办, 执教达二十年。他是中国早期主张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之道的。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 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 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政治, 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他还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等著作, 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在水师学堂二十年, 培养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海军人才。他在天津宣传民主、科学、进化论和变法图强的主张, 促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觉醒, 对天津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天津机器东局和北洋水师学堂的存在, 对“八国联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1900 年 6 月 27 日上午, 以沙俄军队为主的三千名侵略者, 分三面攻打东局子(天津机器局东局和北洋水师学堂所在地)。中路, 由俄军三个连、德军两个连组成, 负责攻击防守火力最猛的西面; 右路, 由俄军七个连和四百名美、德、日军组成, 攻打有濠沟阻隔的南面; 左路, 由英军一个

海军陆战队和一个混成团组成。此外，在铁路路基背面，俄军和英军还分别设置了八门和一门攻击力甚大的重炮。为打击侵略军，东郊义和团在程林庄集合了九千余众支援机器局和水师学堂，同时义和团领袖王成德率文安、霸县的“乾”字团也投入了战斗。此时，已转向与义和团并肩抗敌的清军提督聂士成还率军防守在机器局西面。当侵略军进攻机器局时，他下令部队潜伏不动，待敌军逼近时，排炮齐鸣，杀声震天，洋兵被击毙多名，其余狼狈逃窜。保卫东机器局战斗一直打了三天，使侵略军未能前进一步。但是，由于敌军援兵不断增多，加上大炮轰击，致使东局子内的一些弹药库爆炸，造成工人和义和团民很大伤亡，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在撤退时，许多中国兵和义和团民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其中清军监守火药库的候补千总宗永德，“知不能守，恐火药资敌，乃挥兵卫散去，自引火药焚其库，与敌同死”。

八国联军侵占东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后，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大规模的破坏。当时英国人吉普斯写道：“各路军队占领东局子，就把它移交给驻在附近的

俄国人”，“我们发现东局子内充满极有价值的机枪、大炮、各种科学仪器及航海设备等……都被俄国人毫不留情地毁坏了”。北洋水师学堂也同遭劫难。就这样一座投资巨大、经营三十余年的东机器局和经营二十年的水师学堂，被八国联军毁于一旦。

#### （四）八国联军洗劫大直沽

地处海河之滨的大直沽，历史上伴随着海运漕粮南北贸易而发展，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多次染指天津。1858年、1860年，英法炮舰载着侵略军从大直沽经过，幸免于难。但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河东“一局两堂”时，大直沽却遭到了劫难。

“八国联军”为什么占据大直沽呢？这与其地理战略位置有关，大直沽东临铁路，西南隔海河系外国“租界”，东北为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西北为北洋武备学堂，“直沽适当其冲”，“东西皆战场也”，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必争之战略要地。

1900年6月23日，俄兵首先侵入大直沽，开始野蛮烧杀抢掠。“洋兵入村，沿户纵火，村民之居守殉

难者二百余人，延烧月余，村之房屋尽为焦土，而洋兵亦遂居此以自固。村民在外邑者，死于兵，死于疫，死于惊恐者又数千人。此盖自有此村以来，千古非常之奇劫也”（录自《大直沽救乱记碑》）。民国年间编的《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之五中，所列“光绪二十六年殉难绅民表”中有三十几名大直沽人。其中监生王长春见俄兵进入大直沽，危急之中纵火自焚，其妻汪氏携二子、二女一同投火自焚，阖家六口人为免遭侵略者的伤害，皆与世代相守的家业同烬。村民吕兴、赵良璧、杨福成、赵汝祥、王家裕、冯美、吕发、王长涌、李永德、王瑞、田玉山、郭立有、孔长发、孙有万等皆被俄兵枪杀或纵火焚死。76岁的老人栗宇清闻乱，誓死不逃，活活被俄兵烧死。妇女王氏见敌兵入村，为免遭俄兵侮辱，与姑母韩氏和五个女儿，阖家七人引火自焚，王氏最小的女儿赵五姑年仅八岁。幸存者刘发增老人回忆：“老毛子（指俄兵）进来，见房就烧，见人就开枪，见东西就抢。我们大直沽给烧的没留下一间房子。当时我躲在大庙里，晚上想找点东西吃，被老毛子看见了，放了三枪，枪子擦皮而过，差一点没死了，我奶奶年岁大，没跑了，连个尸首也

没找到”。在殉难绅民表中，还列举十四名田家庄村民的名单，可见与大直沽相连的田家庄也同遭罹难。

大直沽经历了两年联军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到1902年8月，包括大直沽在内的天津城交还给中国。为纪念这一次劫难，1903年6月大直沽绅民李耀曾、王家礼、刘鑫、李高贵等40人和义聚永、义来永、永顺祥等14家烧锅暨全村人，在原大直沽观音堂墙壁上，立了一块《大直沽救乱记碑》，记述了这一历史详情，堂内还悬一块“保卫乡闾”的木匾，反映出天津河东大直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家园的爱国爱乡之情。

## 二、天津河东俄国租界的真相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纷纷入侵，形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以“灭洋”为口号，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为中国人民谱写了不朽史篇。在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中，沙俄帝国主义表现得最凶狠残暴，强辟“租界”，施行殖民主义统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 （一）沙俄军队武装侵占天津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闯进大沽口以后，沿海河上溯进犯天津，沿途几十个集镇和村庄化为废墟，无一幸免。沙俄兽兵更是穷凶极恶，为所欲为，其血腥罪恶，令人发指。当时人民流传着“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庄，北塘三排枪”的歌谣，就是对沙俄军队

兽行的控诉。

当年塘沽有万户人家，五万多人，6月20日俄兵闯入时，居民多四处逃避，跑不动的老弱妇孺，则惨遭杀害。俄兵还挨门放火，烧了三个昼夜，没剩下一间好房子。

沙俄兽兵火烧塘沽的同时，又窜到新河。当时新河有一千户人家，被俄兵烧毁了大半。在薛坨子附近，俄兵把一批逃难的群众，全部用刺刀挑死。

沙俄兽兵窜到北塘，见村民八百来人正在蓟运河边登上渡船将要离岸之际，竟在岸边对准船上密集的人群，连续三次用排枪射击，大部村民被打死，渡船下沉，全部落入水中。仅北塘一处，被俄兵杀死的我国同胞，有三、四千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侵占军粮城火车站的沙俄军队，每日出没于附近的刘台、杨台、苗街、唐洼子四村，见人就杀，甚至将抓去的村民排成长队，当靶子来打，一枪打死几个人，俄兵自诩为射击能手。尤其是糟踏妇女，极端野蛮残暴，不少妇女遭奸污之后，又被俄兵挑死。

沙俄军队进入天津近郊，烧、杀、奸、抢，更加疯狂，肆无忌惮。俄兵经过的村庄，其中包括大直沽、

田庄、唐家口、小王庄、大王庄、季家楼、李公楼，直到老龙头车站，都遭到了洗劫，变成一片焦土。

现在的大王庄附近，原有一个小村叫肖贵庄，村民都姓肖。一天夜里，一群沙俄兽兵闯入民宅，强奸妇女，被害村民奋起抵抗，高喊“臊鞑子杀人了！”全村群众拿起钐镰、铁叉，和俄兵拼死斗争，刺死俄兵两名，打伤数名，其余狼狈逃窜。后俄国大队兽兵，包围了村庄，挨门放火，血洗全村，从此肖贵庄被彻底毁灭了。

当俄兵进犯“老龙头”车站（现天津东站）时，却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义和团在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指挥下，从河北小树林到河东的盐坨地（现解放桥以东）建立了许多据点，对东站形成了包围圈，和沙俄军多次展开肉搏战，威慑敌胆。当时东局子（现万新庄）一带，天津机器局的工人，与义和团配合，抗击沙俄侵略军，毙伤敌人三百余名，之后又用地雷炸毁军械库撤退，表现出我国人民敢于抗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

## （二）沙俄军队强辟俄国租界

1900年7月，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后，沙俄

帝国主义就抢先强占了“老龙头”迤西以及车站迤东沿海河向南的一大片土地，并宣布这是“俄国军队通过战事行动而取得的财产”，属于“征服者的权利”。9月29日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给沙皇发了密电，内称：“我国在华军事当局提出了在天津建立俄国租界的问题，租界拟建立在我军保卫城市时流血最多的那部分地区……。并尽可能将中国官地划在其中，官地的出卖可以作为建设租界的资金，能和在津英、法租界相匹敌”。同年11月5日，俄国公使向各国领事团正式发出照会，声称“俄国军舰曾在海河对岸老龙头车站附近抵抗义和团与清军的攻击，保卫了外国租界，致使俄国人的生命蒙受了损失，因此俄国政府保留对以下地区的绝对主权，即海河对岸一端自天津车站开始（包括车站在内），另一端到世昌洋行煤油堆栈沿河南下两英里左右的一片地带”。在沙俄公使未发出照会之前，沙俄侵略军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用碎石迅速铺完大约5300英尺的砂石道；又在老龙头车站附近盖起了房屋，作为俄国租界工部局之用，实际已行使了它的占领权。沙俄要将它所占领的这片土地划为租界，得到清政府钦差大臣李鸿章的同意。于同